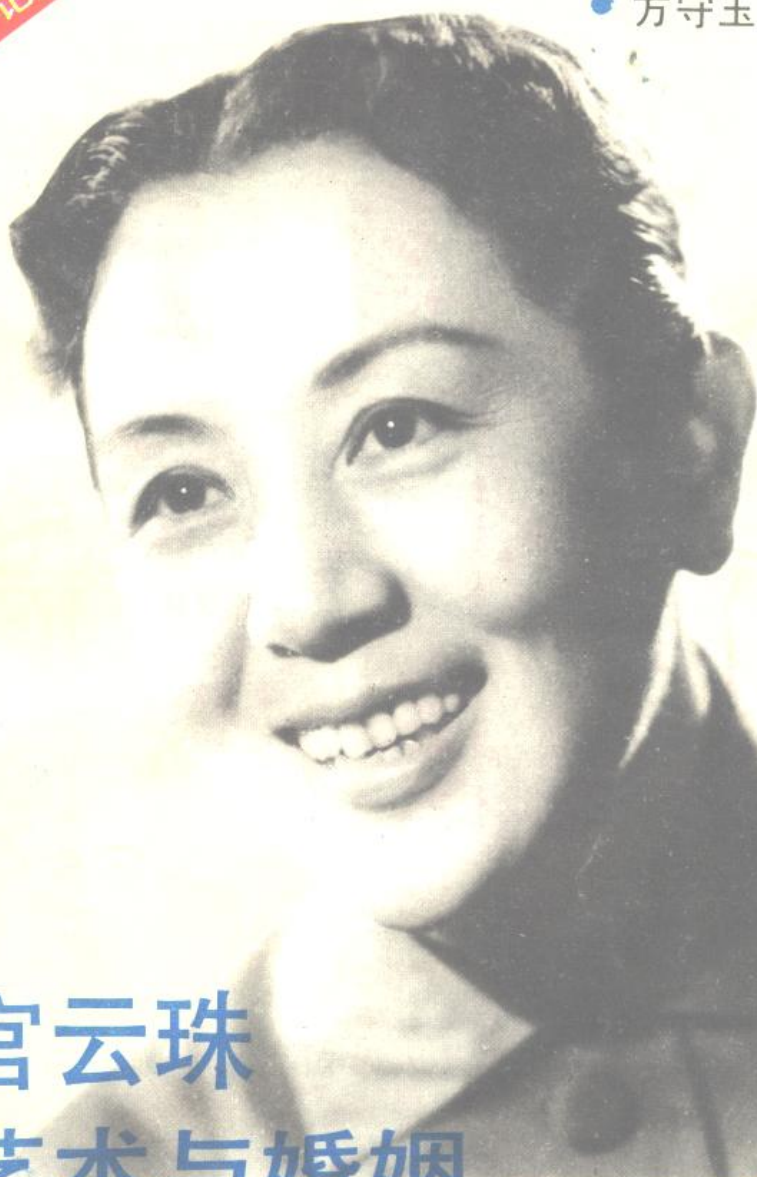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外影星传记丛书

● 方守玉



上官云珠 的艺术与婚姻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● 方 守 玉

上官云珠的艺术与婚姻

— 长江文艺出版社 ·

上官云珠的艺术与婚姻

方守玉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印张 7插页 62,000字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354—0012—4/I·11

统一书号: 10107·548 定价: 0.90 元

印数: 1—31,000

影星传记，作为纪实文学之一种，在国内
外有着广泛的读者。影星传记的繁荣，是指日
可待的发展趋势。它对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
的多种文化需求，促进电影事业的发展都将起
到积极作用。

由**远山**同志编纂的一套《中外影星传记丛
书》，本社从一九八六年起将有计划地陆续出
版。

责任编辑 张 明 美术设计 方隆昌



《乌鸦与麻雀》的一个镜头

在《万家灯火》中



参加拍摄
《丽人行》



在《天堂春梦》中



《舞台姐妹》中的上官云珠





《情长谊寿》
中的角色形象



在《南岛风云》中

《香飘万里》中的一个画面





▼ 《枯木逢春》中的形象

▲ 《血碑》掠影



内 容 提 要

上官云珠是我国著名的电影艺术家。她在《国色天香》、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、《丽人行》、《乌鸦与麻雀》、《舞台姐妹》、《枯木逢春》、《早春二月》等影片中，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上官云珠是横跨新旧两个社会的影星。她的艺术与婚姻充满辛酸与坎坷。本书以她五次婚姻为线索，结合艺术道路，生动地叙述了一个影星、一个普通的女人的痛苦经历，从一个侧面记述了这位艺术家的一生。在“四人帮”的残酷迫害下，上官云珠坠楼终止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不屈的品格和对“四人帮”的无声抗议。

本书对上述内容作了如实的历史记录，文字流畅舒朗。

DB40/12

▲ 开 场 白

上官云珠，我国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，一代影星。从一九四一年拍摄《玫瑰飘零》开始，她接连不断地拍摄了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、《丽人行》、《希望在人间》、《乌鸦与麻雀》、《南岛风云》、《早春二月》、《舞台姐妹》、《血碑》等数十部著名影片，在银幕上塑造了一系列中国妇女的形象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上官云珠是横跨我国新旧两个社会的电影明星。她的艺术道路充满坎坷，她的爱情生活也曲折多波。最后，在“四人帮”的残酷迫害下，她坠楼终止了自己的宝贵生命，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不屈的品格和对“四人帮”的无声抗议。

这里，我以她的婚姻家庭为主线，结合她的艺术道路，从一个侧面记叙了她艺术上的灿烂成就和命途多舛的一生，以志对她的纪念。这里没有风花雪月，没有艳情隐史，我只是怀着无可言传的心情，记叙一个女艺人在旧社会必然受到的苦难，实录一位女明星在新社会不该遭到的磨难……

▲ 漂亮伶俐的亚弟

一九二〇年三月二日，上官云珠诞生在江苏省江阴县长泾镇上一个韦姓家庭中。韦家是镇上“四大家族”中的最末一

家，上官云珠的祖父是个大商人，很有点钱。传到她父亲韦省三手里，因他不善经商，终日种花集邮，访友饮酒，把他上辈传给他的产业搞得精光，长期闲居在家。她母亲金慈农家出身，自小种田织布，是个肯吃苦、肯吃亏的十分善良的女人。自韦省三败家后，家里主要靠她织布为生。她却从不叫苦喊冤，只求这个家庭过得平静愉快。苦点，在她看来，根本算不了什么！

金慈先后生过十个孩子，有五个生下不久就夭折了。留下的五个是：大闺女韦均伟（后改名韦月侣）；二闺女韦均权（初中毕业时患伤寒症病亡）；三儿子韦均寰（后改名为韦宇平）；四闺女韦均奇（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）；最小的女儿取名韦均苹，号超群，小名亚弟，便是后来的上官云珠。

在家里，父母最疼爱亚弟了。她名、号中的“苹”、“超群”，都是希望这个孩子将来会与众不同，超人一等的意思。

亚弟确是长得漂亮伶俐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会说话似的，配上那两条弯月似的眉毛，更是逗人喜爱；她那樱桃小嘴甜得很，见人就“伯伯好”、“叔叔好”、“阿姨好”、“阿婆好”的叫，叫得人家心里舒服极了。她父亲长期闲居在家，有的是空，常常不花几个钱，却挖空心思地把她打扮得新奇出众。所以，从小街坊邻居们就喜欢她，称她为“韦家最漂亮、最聪明的亚弟”。

比亚弟大九岁的哥哥韦宇平喜欢演戏，他与后来成为著名电影、话剧导演艺术家的陈鲤庭是高小时的同学。那时，他们常演“文明戏”。一次，戏里缺少一个二、三岁的小演员，到哪里去找呢？大家急得没法。韦宇平忽然心生一计，说：“有了，包在我身上！”他跑回家，对三岁的小妹亚弟说：“亚

弟，人家都说你真漂亮，真聪明，你敢不敢上台演戏？”亚弟毫不犹豫地答道：“敢！有啥不敢的？”哥哥把妹妹带到了学校，一试，十分胜任，把大家全乐坏了！

正式开演那天，亚弟在台上一一点也不慌张，如鱼得水地表演了一番，惹得整个小镇都轰动了起来。事后，陈鲤庭深感奇怪地对韦宇平说：“你小妹真有点演戏的天赋！”二十多年后，陈鲤庭成了大导演，从重庆回到上海，知道当时活跃在上海舞台、银幕上的上官云珠就是当年的亚弟时，立即欣然请她在自己执导的进步影片《丽人行》中担任主角。那可是后话了。

亚弟是在贫困中度过她的童年时代的。由于穷，母亲每天白昼操劳家务，晚上还要织布到深更半夜。由于穷，在上海当教书匠的大姐，为了补贴父母弟妹，一直没有结婚。由于穷，二姐初中毕业时得了伤寒，因没钱治病而死亡。由于穷，三哥虽是家中唯一的男孩，却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就外出谋生了。由于穷，四姐和她，每学期也总是因为被学校催讨欠费而哭着回家。对此，亚弟暗暗在心中下了决心：将来长大了，一定要赚大钱，让爸爸、妈妈的生活过得好些！

亚弟在小学念书时，语文、音乐、美术等功课较好，常受老师的表扬，而算术成绩较差。一九三〇年九月，亚弟进入长泾小学高小部学习时，由于算术、历史不及格，五年级读了两年。直到一九三三年的春节后，亚弟才进入六年级下学期。由于她留过一级，所以比同班的同学都大一点。十三足岁的亚弟，已开始发育成少女了，她出落得越发引人注目。她为自己越长越漂亮而暗暗高兴。但她还不懂得更多的事，仍是天真无邪地与同学们一起读书、玩耍。

▲ 张家少爷假献殷勤

学校里新来了位教美术课的年轻男老师，他是镇上首富张家的少爷，叫张大炎。此人瘦长个子，平时不多言语，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书生一个。她是亚弟哥哥在长泾小学念书时的同学，与亚弟哥哥同岁，也比亚弟长九岁。亚弟哥哥高小毕业后，因家境贫困，上不起中学，被大姐拖到上海自立谋生去了。而张大炎则不然，他家里有的是钱，尽管功课不佳，照样初中、高中的念上去。后来，又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学的还是当时十分时髦的西画。当然，他学美术也只是镀镀金而已，几年下来，并没有学到多少本领，好在他本来并无雄心大志，所以毕业后就回到家乡教书混日子了。

这位张家少爷以前因是亚弟哥哥的同学，小时候常去韦家玩，所以早就认识和熟悉韦家的小妹亚弟了。不过，那时的亚弟还只是三、四岁的黄毛丫头，而事隔九、十年后，张大炎回到母校教书，所看到的少女亚弟竟是如此天仙般的漂亮，便动了坏脑筋，开始有意识地向亚弟张开了罗网：他装得十分热心地教亚弟画画啦，美术课上常常赞美亚弟画的画好啦，送她一盒五彩颜色啦，买点零食给她吃啦……通过这些，来博得亚弟的好感。在这些交往接触中，他居然动手动脚，捞点便宜。亚弟年幼无知，对此竟无所戒备，一点不懂，还以为这位老师真对她好而感激他。

上官云珠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：“那时我年岁尚小，还不知什么叫恋爱，只晓得他对我很好，我也对他很好，他比

我大九岁，又是老师，就无所顾忌地天天在一起玩。”

由于他们相处只有一学期的时间，张大炎虽别有用心，却也没能完全得手。一九三三年夏天，亚弟高小毕业了。

照亚弟的家境来说，是根本无力再读初中的。由于父母都十分宠爱她，所以，还是尽力设法让她升了学。当时，她的二姑夫刘丕基在常州教书，二姑母和表姐也都在常州，他们与韦省三一家关系较好，也很喜欢亚弟。那年暑期，他们全家来长泾玩，住在韦省三家，看到亚弟高小毕业了，就热情地让她去常州读初中。就这样，韦省三让女儿投考到常州武进女子师范的附中读书，由二姑母一家照料她。在这所学校里，亚弟只读了一年书，便转到上海私立五伦女中读初二。转学的原因是当时亚弟的大姐和三哥均在这所学校里任教，按规定，亲属的学费可以打折扣。另外，父母亲也希望亚弟的大姐、三哥多管着她，“望女成龙”。所以，他们就把亚弟转去了。

在五伦女中，亚弟的学名韦均莘改成了韦亚，因为老师们点名时，常常把“莘”字念成“荣”，亚弟又偏偏要站起来加以纠正，这样又麻烦，又伤了老师的尊严，所以，还是改了的好。

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亚弟虽离开了长泾镇，但一直没死心的张大炎仍通过各种办法死死地缠着亚弟。只有十四岁的亚弟，根本识不破他的用心，总觉得张大炎对她好。在张大炎的催促、鼓动、引诱下，她只在五伦女中读了半年，于一九三五年春，又转到了苏州乐益女子中学。名义上是因为这所中学是她堂姐夫所办，可得到更多的照应，实质上因为张大炎已转到那里教美术，他假仁假义地答应帮助她付学、杂费

和供给零用钱。亚弟轻信了他，再次落入了“虎口”！对这些，家里人也并不介意，总认为张大炎比亚弟大九岁，又是亚弟三哥的同学，不会起什么坏心眼的。

▲ 花轿、唢呐伴哭声

世上唯独人心最难测！

只有十五岁的亚弟，怎能防备得了比她大整整九岁的男人。她一到苏州，便不设防地一头钻进了张大炎的圈套。这位地主家的公子哥儿，哪里会真心帮助她上学呢？他很快就对无所戒备而又涉世不深的亚弟下了手……

以后，上官云珠在揭露张大炎对她所谓的“帮助”时，写道：“其实，他哪里是真心帮助我上学呢？他只是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可以满足他个人的愿望而已……”

张大炎终于如愿地达到了他那可耻的目的。至此，亚弟已在他的手掌之中，他再也不怕这位如花似玉、比自己小整整九岁的少女飞走了。年仅十六岁的亚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于一九三六年春，匆匆结束了自己的少女时代，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活，辍学与张大炎结了婚。她不能不走这条路，家里人也不能阻止她走这条路，不然的话，她将身败名裂！旧时的姑娘，“贞操”是何等的重要！

婚礼是在长泾举行的。

亚弟的大姐和三哥，为了表示气愤和抗议，没有回长泾。

大喜那天，喜娘为亚弟“开面”。她刮去她脸上的汗毛，

拧细了两条弯月似的眉毛，把头发往后梳起。喜娘堆着笑脸，恭维着：“哟，亚弟开过面后，更漂亮了，真象仙女下凡……”

往日的亚弟，听见人家说她“漂亮”，她最高兴了，而如今，恰恰就是这“漂亮”害苦了她！她皱紧了眉头，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

亚弟的父母坐在一边，闷着气，一声不响。他们在为女儿的突然早婚而生气，在为无力给女儿准备嫁妆而内疚，在为张家因亚弟没有象样的嫁妆所传出的冷言冷语而气愤，在为他们最疼爱的女儿将要离去而难受，在为女儿以后的日子担忧……真可谓是百感交集呵！

看着父母那副样子，想想自己将步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里，并意识到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，她不禁默然泪下。

可是，如今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亚弟只觉得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大姐、三哥。而此时，“咪哩呜啦”的民族乐声响起来了，“嘀嘀嗒，哒哒哒”的西乐也奏起来了，迎亲的大红轿已停在门口……

按照当地的风俗，由舅舅抱起亚弟送入花轿。亚弟再也忍不住，大哭起来。这不是新娘离开娘家时例行的哭、装模作样的哭，这哭声出自亚弟的肺腑。她感到对不起父母，没能象幼时想的长大了赚大钱奉养父母，辜负了父母的一片苦心；中途辍学，嫁入张家。她更哭自己，哭自己软弱无知，上了张大炎圈套，糟蹋了自己的青春。那凄凉悲戚的哭声，几十年后，长泾镇上老一辈的人都还记得。

中西乐队在前面吹奏开道，八个穿红喜衣的轿夫抬着大花轿，在看热闹的孩童们的簇拥下一路而去。可怜啊，花轿中

的新娘亚弟，比这班孩童大不了几岁！没多久以前，她也象这班孩童们一样，喜欢看热闹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呢！可如今却匆匆地、过早地坐上了“花轿”……

金慈望着远去的花轿，突然反常地揪打着丈夫大哭大闹。花轿抬走了她心头的肉，花轿抬走了她心头的希望，她从来没有如此悲怆过……韦省三一动不动，任他妻子揪打哭闹，两行老泪默然而下，嘴中连连呼着：“无能！无能！”不知是在骂自己无能保护女儿，还是在骂女儿无能保护自己。

银子做的花轿宝顶，在阳光下熠熠闪光；悬挂在花轿四只翘角上的珍串，晃动得使人眼花缭乱。在那个世道，阳光下，有多少披着合法外衣的罪恶勾当啊！

花轿中的亚弟哭得象个泪人似的，无可奈何地望着自己被抬进去的张家的黑漆大门。那一响响震耳欲聋的高升声，犹如一发发炮弹轰向她的心头，她胸中被轰得乱成一片……

在麻木中与张大炎拜堂；在麻木中拜见公婆；在麻木中对每个长辈磕头见礼；在麻木中被送进洞房……亚弟的一切都已麻木，麻木就是亚弟的一切！

待人们喝过喜酒，闹过新房，不知夜到什么时候了，张大炎才被人扶进了新房，他醉如烂泥一堆……

张大炎呕得新床上满是脏物，却又在脏物上呼呼大睡起来。亚弟坐守在花烛下，呆呆地望着花烛一点点燃尽……

窗户开始发白。公鸡已经报晓。

新的一天又将来到。

亚弟望了望灰白色的窗，突然想到：“妈妈还在织布吗？她在操劳中耗尽青春，我在糊涂中断送青春，难道女人的命运只能如此吗？”